

第一章 當場驗屍

天順七年·奉春縣城郊。

幾匹精神奕奕、皮毛油光水滑的駿馬慢悠悠的行走在石板鋪就的官道上，上面坐著幾位容貌出眾的男子，或清潤、或溫雅、或氣勢凌人，幾乎是少見的風采，引得過往百姓頻頻回首，不時發出兩句驚嘆和讚許。

他們像是出外遊玩的世家子弟，錦衣玉履，腰纏玲瓏玉佩，有的是書生模樣、有的腰佩長劍，一行人十分耀目，引得人眼珠子挪不開。

馬隊之後是一輛披著翠帷，懸掛華麗宮燈和瓔珞的八寶華蓋馬車不近不遠的跟著，駕車的青衣隨從年歲不大，約二十出頭，車內坐的不是主子，而是兩個暈車到吐的小廝，面色發青唇泛白。

而那一群騎在馬上的俊俏兒郎，外人看來氣質出眾，風度翩翩，可其實要不是在大庭廣眾下，他們恨不得咆哮出滿腹痛苦。

「做人要厚道些，自個兒不想醉生夢死，婢僕成群的讓人侍候，也犯不著拖別人下水，我寒窗苦讀十數年不是來給你當跑腿的，你良心到底痛不痛呀！」

說話的人叫寧煜，今科狀元，當朝寧相之子，有經天緯地之才，本得以入翰林院為儲相人才，可因某人的一句話，他苦命的以六品之身為七品官的師爺，隨之離京遠赴外地任職，心中深恨誤交損友。

「他還有良心？你這話說來要笑掉多少人的大牙，他從來就是無心之人。要不然你、我今日也不會在此，下次投胎離這廝遠一點，省得被陷害。」天下第一紈褲當之無愧，無人能出其左右。

氣不順的這人叫歐陽晉，臉色陰沉得快滴出墨水，他是武狀元出身，官任金吾衛中郎將，掌青龍旗，手底下有兩千名羽林軍，護衛皇宮安危，本有望升官，再晉一階，可如今官沒得升，反倒成了從五品帶刀護衛，為某個黑心知縣的貼身侍衛，期限不定，回京之日遙遙無期。

「你們都別埋怨了，我才是無辜受累的那一個，不過多嘴的說了句『好不好玩』，我家小舅二話不說的拎我上馬，說讓我出去見識見識，以免被養成井底之蛙。」他招誰惹誰了，明明是長亭外送行的人，結果卻成了被送之人。

一臉哀怨的是忠義侯之子顧寒衣，上有長兄下有弟，可惜命不好，愛看熱鬧，自告奮勇替母出城送行，本是來笑話親小舅的「落荒而逃」，誰知笑話沒看成倒把自個兒賠進去。

寧煜這時候卻調轉槍頭，轉向了顧寒衣，「你這隻青蛙的確該跳出井底了，省得坐井觀天都養廢了，給你爹丟臉。」文不成、武不就，就一張嘴皮子俐落，舌戰群雄毫不遜色，皇上那裡備了缺，日後的言官。

「喂！以我的出身就該遊手好閒、不務正業，我要是有出息，朝上多少官員都要顛著股，唯恐我一人得勢，隻手遮天。」

顧寒衣也想有一番大作為，可是時不我予，家世太顯赫反而不好太出頭。

當朝太后是他親姨母，皇上與他是表兄弟，父親手掌京郊三大營，二十萬大軍，佔本朝三分之一的兵權，他敢「虎父無犬子」引人猜忌嗎？只好庸庸碌碌的當個

混吃等死的敗家子。

他們也怕功高震主，新皇登基七年，正是用人之際，故而對官員多有寬容，哪日羽翼已豐，玩起帝王權術，生出多疑之心，以往親近的眾人就要遭殃了，如同先帝親佞臣、遠忠臣，好大喜功，好在先帝死得早，否則朝堂大亂，被他的一意孤行弄得四分五裂，君臣離心，百姓不安。

「啐！你有這本事？」寧煜斜眼一睨，表現出輕蔑，人要有自知之明，誇大其實不是好事。

「別吓我，說不定我比你還有出息，龍困淺灘是一時的，等我哪天一飛沖天，你別來蹭著我吃肉。」顧寒衣下顎一抬，神氣活現的以鼻孔睨人。

「憑你？」寧煜哼了一聲，他身為讀書人有著文人清高，跟鬥雞走狗、享家族餘蔭的動貴子弟不是同一路的，玩不到一塊，各有各的朋友圈，在京城也只不過表面交情，如今聽對方張狂，就忍不住鄙夷。

顧寒衣得意洋洋，「憑我怎樣，別忘了我和皇上是什麼關係，你們辛辛苦苦的在底下打樁作基，我只要一句話就能得高官厚祿，你們能跟我比嗎？」他是怕給家裡招禍，要不討個官做做有何難，要個爵位更是不費事。

此話一出，寧煜跟歐陽晉都啞口無語了，因他的理直氣壯想吐血，人和人真不能比，有些人費盡了心思一無所有，有些人什麼都不必做便坐享其成，這才扎心窩呀！

「比什麼比，飯吃多了是不是？」一身白衣勝雪，容貌俊美的男子回頭一睇，他眉飛入鬢、目若點漆、清貴卓逸，可眼神威嚴，讓顧寒衣縮縮脖子。

「小舅……」他不能不講道理，每回挨罵的人都是他。

君無瑕才不管什麼甥舅之情，收回視線語氣淡淡地威脅，「想改做小吏是吧！我成全你。」敢對他幸災樂禍的人世上沒幾人，自個兒找死就休怪他大義滅親。

「別呀！小舅，再貶下去我只有做捕快的分了，瞧我細胳膊的體弱樣，肩不能扛、手不能提，只能幹輕省的活，提提筆桿還行。」他瞪了一眼搶他師爺之位的狀元郎，他覺得自己更適合出策謀劃，用一張嘴擋世間魍魎。

「還可以守城門。」寧煜落井下石。

「閉嘴，小心我向寧相告狀。」

「小人得志。」寧煜狠狠地一瞪。

顧寒衣一臉得意的驅馬上前，與小舅並騎，「小舅，你真要屈就小小的七品官呀！咱們別鬥氣，回去跟皇上表哥說一聲，這官不當了，沒得在窮鄉僻壤受氣，和一群刁民鬥智鬥勇。」一遠離京城，他看什麼都不順眼，沒有京城的繁榮和熱鬧，想找個地方飲酒作樂也不行，餐風露宿，把他這個養尊處優的世家子都折騰瘦了，一摸一把骨頭，偏偏小舅不回去，他可不敢擅自回京。

「小二子，你皮癢了，一會兒讓人給你捉一捉，先刮一層皮，再一片片的片肉，再剔骨去筋……」

「不要呀！小舅，我知道錯了，別拿我開刀，以後我一定兢兢業業地幹活，不怕苦、不怕累，身先士卒，絕不給你丟人。」顧寒衣當場對天發誓，抖著身子求饒。

在京城，顧寒衣也算得上一霸，那是要風得風、要雨得雨，橫著走路無人敢擋，威風得像隻螃蟹。

可人有剋星，他這輩子連爹娘都不怕，還敢頂上兩句，唯獨面對小舅，他是老鼠碰到貓，膽滅三分先打個顫，小舅真的是天不怕、地不怕的狠人吶！他拍死四匹馬也追不上。

君無瑕是實打實的老來子，他娘都當祖母了，四十五歲高壽才生下他，差點難產死在產房，七、八個太醫搶救了兩天三夜才把人救回來，從此落了體弱的毛病，一入秋就畏寒，手腳冰冷。

故而一出生就注定了萬千寵愛，足以當爹的長兄君破軍拿他當兒子，卻比對親兒子更寵溺，要星星絕對不給月亮，想要上天還給梯子，護得無微不至，連自家護國公爵位都想讓給他。

二哥護國將軍君無敵，長年駐紮在邊關，可疼弟弟的心從不曾少過，從他生下來那一年到今時的二十有四，每一年都派人送回邊關的皮毛、藥材，以及關外的香料、寶石，各種奇珍異寶，慣出個二世祖。

老太君生有三子二女，小女兒是忠義侯夫人，長女便是當今太后，說起疼年幼的胞弟那是無人能及，外邦送的瑪瑙、珍珠、翡翠、玉石，各地上貢的貢品，皇上的孝敬……太后毫不手軟的賞賜，不嫌多、只嫌少，還怕他沒有爵位受人取笑，十六歲便賜下和王侯將相同等的府邸，平日不住人，就放他兄姊們給他的珍稀物件。

皇上看得眼紅，卻只能在心裡腹誹，那是他親舅，即便在歲數上少了他十來歲，可是輩分在，他也要矮一截。

太后活著的一天，她的兄弟姊妹和親眷都動不得，除非犯了謀逆大罪，否則一世的富貴榮華跑不掉。

君無瑕面色平和的勾唇，看似溫潤如玉的面容卻給人一種邪肆的危險感，叫人額頭冒汗，「不指望你幹件人事，可要是扯後腿……呵呵！本官就讓你少隻腿。」

他自稱「本官」，端起官威了。

這是他親小舅嗎？分明是仇人來著。

欲哭無淚的顧寒衣韁繩一拉，放慢馬速，委屈的跟著小舅騎得馬屁股後頭，又一次後悔為什麼出城送人，若不多事的笑話人，他還躺在侯府的大床上，作著左擁右抱，美女如雲的美夢。

馬蹄蹣跚，邊走邊了解「民情」的眾人走了一個多月，終於把本來半個月不到的路程走完了，抵達君無瑕任職的縣城，遠遠便可看到高高的城牆，出入城門的百姓也越來越多。

驀地，一陣喧鬧聲大起，其中夾雜著若干悲戚的哭聲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。

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「我去看看。」

最愛看熱鬧的顧寒衣先一步跳下馬，十分熱切的往人多的地方擠，他不算瘦的身軀滑溜地像尾泥鰍，鑽呀鑽地鑽進最裡一層，睜大雙眼看個究竟。

他這一看就忘了有人在等他，君無瑕幾人等了許久都未等到他回轉，心中略有納悶，是遇著什麼有趣的事讓他挪不開眼了。

好奇心人皆有之，於是他們紛紛下了馬。

君無瑕道：「去看看。」

走近了一聽，嗚咽的哭泣哀戚而悲憤，哭得撕心裂肺，令聞者鼻酸，眼眶跟著泛紅。

莫非有冤情？

幾人交換一個眼神，寧煜上前問道：「請問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一位大嬸頭也不回的回一句，「冤死人了。」

「冤？」君無瑕目光一銳。

「是呀！冤，陳家的媳婦被說偷人，有孕七個月，可她才成親四個多月，陳家人大怒要休，指其失貞，但她娘家人請了大夫去瞧說無孕，各說各話，活活逼死人，那真是好姑娘呀！娘家是開米鋪的，逢年過節施粥施米的……唉！老天不長眼……」

另一個大叔罵道：「還不是衙門的那些人心太貪，有銀子打點好說話，錢給少了就吃虧，妳看李家老小多憋屈……」

「噓！少說幾句，小心被城門口的衙役聽見，捉你下大牢。」壓低聲音的大嬸拉拉嗓門大的街坊，唯恐他禍從口出，引火上身。

「嗯嗯！不說、不說，上回賣燒餅的周老頭就被捉進去，花了十五兩銀子才放人……」

「我們縣的縣太爺怎麼還不來，老百姓快活不下去了。」還算樂觀的大嬸指望來個青天大老爺，讓他們奉春縣有好日子可過。

「來了又如何，還不是手眼遮天，哪個好官肯到咱們這個小地方，三年清知縣，十萬雪花銀，當官的都一樣……」哪有河清海晏，只求別剝削得太過，給人一口飯吃。

「哎呀！別說了，真想給家裡惹事呀！欸你瞧，看看陳家媳婦那肚子，大得古怪，真沒懷娃？」

原本是將信將疑，李家米鋪在地方上風評甚佳，比起為富不仁，與官家勾結的陳家人，城裡百姓偏李家人居多，可是瞧瞧現在打開的棺材，李家姑娘那渾圓的肚皮可騙不了人，足足有懷胎七月大小，一方說肚裡有娃，不貞，一方說那是病了，你來我往各持己見，還為此告上公堂。

可惜山中無大王，猴子當老大，奉春縣縣令平調調往外地，縣衙裡已有兩個月餘無縣太爺主事，此事全權交由縣丞大人處理。

只是這案子不知是怎麼審的，最後的裁定出爐，陳家以一紙休書成立休掉新嫁娘，而李家被判騙婚罪名，賠償一千兩銀子和現成米鋪一間，若干嫁妝由陳家沒收。判決一出，全城轟然，李家人自是不服，揚言要告到府衙以討回公道，不料衙門剛一傳出新婦休離一事，人在陳家的李家姑娘居然懸梁自盡了，死狀可怖。

陳家不以死者為重，反而一口薄棺就要將人往城外亂葬崗扔棄，不讓其入土為安，

得知消息的李家人連忙出城攔棺，兩邊人馬便在城門口鬧起來了，引得百姓圍觀。新任地方官的君無瑕就像無關緊要的外地人，一直被排擠在外圍，怎麼也擠不進去，在一堆大叔、大嬸、老頭子當中顯得特別無奈，鶴立雞群形成另一道風景。沒人讓路，他有心為民喉舌也開不了口，但是……

「快讓讓，季神手來了……」

「誰是季神手？」君無瑕順口一問。

「季鬼手家的娃兒。」一名老婦眉開眼笑的回著，彷彿季神手一來便能真相大白了。

「季鬼手又是誰？」又神又鬼，沒個人嗎？

「衙門忤作。」

衙門忤作？君無瑕眉頭一擰，他抬頭一看人群一分為二，神色略帶畏敬的把路讓出來，一名身形削瘦，束髮的俊秀小子由遠而近的走來，臉上沒一絲笑意，冷若秋日寒霜。

「人在哪裡？」

「亞裏，快過來，這邊。」熱心的鄰里招著手。

身著藏紅色衣衫，頭髮高束的俊秀少年緩緩走近，背後背著類似書箱的竹簍，人一靠近，前面的人不約而同的往後一退，似避諱，又似恐懼的讓其通行，見狀的君無瑕等人卻是尾隨其後跟進。

一口薄得用手一掰就能折成片的棺木橫在官道中央，一邊的陳家要抬走，嫌晦氣，管事的還嚷嚷著不潔婦人該曝屍荒野，任野狗啃食，一邊的李家人拚命攔棺，哭喊要天理不公，要讓女兒沉冤得雪。

你推我擠的，把草草蓋上的棺蓋推開，露出亡者發紫的面龐，紫中又帶黑，雙目圓睜。

「驗一個五兩，這銀子誰出？」季亞裏清冷的嗓音有如冷泉敲過玉玦，清亮而清冷，不帶半絲個人情緒，讓人不自覺打冷顫。

「我們李家人出。」李家人高喊。

「在這裡驗還是另闢他處？」

「回李家……」

「不行，這是我們陳家的事，旁人休得插手。」陳家管事神情凶惡，半點不肯退讓。

「哼！人不是被你們休了，還說什麼陳家事，我們李家的姑娘由我們李家做主。」欺人太甚，人都逼死了還想死後潑汗水。

「我們陳家說了算，誰敢和陳家作對後果自負。」管事口出威脅，針對季亞裏。

「你！」李家老爺怒指對方，太過分了。

季亞裏冷冷又問：「還驗不驗？」

「驗。」

「不准驗。」

雙方人馬吼出不同的聲音，季亞裏面無表情的將竹簍放下，手指修長的打開竹簍

蓋子，裡面放著驗屍器具，取出自製的口罩戴上，再拿出一雙皮製手套套入。

「只要死者家屬同意，而且有銀子付現，我馬上驗。」

「我付。」李家老爺當場取出五兩銀子。

「簽解剖同意書。」

「好。」

為免喪家反悔告上衙門，先立字據為憑，李家老爺簽好名字，面對陳家人的阻攔，季亞襄面不改色的一喊，「五筒，布圍。」

「是。」

一個十七、八歲的小伙子跑出來，手裡抱著一堆布。

把布攤開一看，每隔一尺縫上一根竹子，竹子底端削尖，他直接將尖端往地上一插，將棺木圍在布圈裡，不留旁人。

君無瑕等人亦未能入內，只能聽到裡頭的聲響。

季亞襄先驗過屍體外表以及下體，發現屍斑已經固定，屍僵有緩解的跡象。

原則上，屍僵會在人死後十二個小時出現，維持十二個小時，再經過十二個小時漸漸消退，顯然死者已經死亡超過一天，再者死者身上並沒有自縊而死會有的痕跡，反而……

「刀來。」

五筒聽到吩咐，趕緊遞上刀子，季亞襄割開皮肉，肉眼得見腹腔內有積水，還有碩大囊腫，順勢一劃，便溢出了血水。

「五筒，記錄。」

「是。」五筒手裡握著筆，準備在厚紙做的小冊子書寫，冊子不大，長五寸、寬三寸，以麻繩串成冊。每一頁標上數字，在空白頁數上記下驗屍結果，末了是日期、時辰，何時何地，由誰主驗，誰代書。

「死者腹中無胎，肚脹原由是積水與囊腫，此乃疾患，並非不貞，而死者生前並未圓房，仍是處子之身……」

因為眾人都屏息等待結果，季亞襄的聲音雖然不大，卻也足以讓最內圈的圍觀民眾和陳李兩家的人聽見，一時間議論紛紛。

「什麼，還是閨女？」

「天哪，都成親四個多月了，怎麼沒有圓房？」

「嘖！是不是陳家二少不行呀！嬌滴滴的媳婦躺在身邊居然碰也不碰，這人是傻子嗎？」

「哈！不會是不愛紅顏愛鬚眉吧！」

一群人哄堂大笑，越說越不像話，各種不堪臆測如野火燎野般傳開，聽得陳家管事及其下人惱羞成怒，又氣又急的想撫平流言。

但事實就在眼前，由不得人狡辯。

李氏清白的結果引起的議論剛剛消退，季亞襄接下來的話又引起軒然大波。

「死者死因當是中毒，死亡時間昨日巳時到午時間……」

「中……中毒？」

「不是死於自縊。」

一聽死於毒殺，眾人錯愕。

慌張的陳家管事隨即張狂的大喊，還衝進布圍作勢要打人，「胡說、胡說、胡說八道，我家二少夫人明明是吊頸死的，你休要妖言惑眾，別以為人家叫你神手就能造謠生事，我捉你見官去……」

眼看著拳頭就要往頭頂落下，季亞襄手中悄悄握起長針，只要他敢動手便長針侍候。

誰知陳家管事的手就停在頭頂上方，隨即慘叫聲伴隨著骨折聲響起，她抬眸一看，眼前多了錦衣玉帶的清俊男子，而陳家管事被人壓制在地，腦袋上踩了一隻做工精緻的雲頭靴。

「用不著見官，我家大人就是官。」身兼打手的護衛歐陽晉以鞋底輾了兩下，堂堂武狀元淪為車前卒，他一肚子火無處可洩，正好有個送上門的讓他出出氣。

「你是新來的縣太爺？」收起長針，她慢條斯理地將剛才剖開的腹部縫合，井然有序的將用過的器具以烈酒清洗過後放回竹簍。

「何以見得？」君無瑕進入白布圈內。

「奉春縣缺個縣令，而你是個官。」山高水長，這段路走得崎嶇，姍姍來遲的知縣也該露臉了。

「不錯，本官便是新上任的知縣，你是縣衙的仵作？」看來年紀不大，可驗屍的本領不下多年老手，倒讓他開了一回眼界。

「是也不是。」

「何意？」

「我是仵作備用，不吃官糧，若是衙門徵用以件論酬，一件五兩銀子不二價，童叟無欺，若是離城五里外的外地需另外支付食宿車馬費，以距離、日數計算，平日接一般百姓委託調查死因，讓死者家屬得個心安。若是大人有驗屍需要大可來尋，絕不抬價，我爹是衙門裡的仵作，可透過他與我接頭。」

聽著連縣太爺的銀子都想賺的話語，君無瑕忍不住想笑，「你說此女中毒而亡，可有證據？」

季亞襄翻出死者的指甲一指，指甲下方內側出現一條深色的黑線，「這是中毒現象，若要更明確的查出中毒與否，可檢驗內臟。」

「為何不是死於自縊？」他問。

「大人請看，上吊身亡主要是因喉部左右兩側的血脈被壓迫，窒息而死，在頸部會留下瘀傷，但死者是死後被吊上去，死人的血不會流動，故而不會產生淤血痕跡。」

「的確是死後造假，你觀察入微，有沒有興趣乾脆來衙門當差？」他樂當伯樂。季亞襄頓了一下，用著頗有深意的眼神看了他一眼，「不合適。」

「有何不合適，本官用人只看本事，你入了本官的眼，本官便能提拔你。」沒人會放著似錦前途不走，有他拉拔著，何愁不出頭。

「大人還是想清楚得好，日後就知道了。」季亞襄手一擺，背起竹簍往外走，接

下來沒作作的事了。

五筒連忙把白布收起，連著竹管捲成一捆，抱著布捲跟在季亞襄後頭，準備入城。君無瑕卻叫住了兩人，「等一下，剛才的驗屍記錄給本官，本官好查出下毒者。」新官上任三把火，總要有建樹。

抿了抿唇，季亞襄眼露不快，「一會兒我讓五筒抄錄一份給你，還有，因為器械時間不足，無法詳細檢驗，我方才雖說被害人是中毒而死，但她身上不僅有一種中毒的症狀，究竟誰才是造成她毒發身亡的真凶，還需調查。」

說完，季亞襄轉頭離開，留下如菊清幽的背影。

「不只一個凶手……」說得真肯定，難道早知內情？看著遠去的身影，君無瑕若有所思的撫摸下顎，眼中閃過肅殺的冷意，一上任就送了個見面禮……好，甚好。

「大人，苦主在此，這案子接不接？」看熱鬧看得起勁的顧寒衣興奮莫名，有好玩的事絕少不了他。

苦主李家人趴在棺木上痛哭失聲，為自家姑娘的死感到痛不欲生，眼眶發紅的李老爺下跪求告，不論眼前的年輕人是不是新縣令，只要能為他女兒洗刷冤屈便是李家的大恩人，當以長生牌位供奉。

君無瑕仰頭一望朗朗晴空，「接。」

「不是說好按兵不動，先做一番觀察再動手。」師爺寧煜低聲提醒，強龍不壓地頭蛇。

君無瑕呵呵一笑，「就當是老天爺給了把刀，先宰幾條小魚添菜。」

本想悄然無聲的立足奉春縣，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拿下萬千民心，使往後的縣政運作更加通行無阻。誰知人算不如天算，橫空劈出一筆，還沒進城就接下一樁人命官司，讓他隱密的行蹤揭露無遺。

罷了，這是天意吧！叫他少耍心眼，循規蹈矩的幹好本分事。

「你想要整頓衙門？」蠢蟲不除，危害百姓。

「不，先捉人。」君無瑕笑容溫和有若春風拂面，「先把陳家父子捉起來，關上三天再開堂，陳家宅中許進不許出。」在無法得知外界的情況下人會心慌，便易露出馬腳。

「什麼罪名？」總不能平白無故擾民。

君無瑕嫌棄地瞥了眼寧煜，「殺人罪。」文狀元的腦子不怎麼靈光，不知道如何過了殿試那一關，皇帝外甥那天鐵定犯了傻病，才點了這麼個傻子為一甲頭名。人死在陳家，經仵作驗屍為他殺，還是中毒而死，死者身邊人自是涉嫌重大，再者人死不到三日就急著運往城外棄屍，不合常理，能夠做主這麼吩咐的家主和丈夫肯定知道些什麼，若非主謀也是幫凶。

不論是誰下的毒手，先捉再說，世上最不缺的是自以為聰明的人，陳家父子被捉，發現事情有敗露的可能，凶手便會想盡辦法掩飾或逃跑，他拿著桶子坐在邊上等魚跳上岸。

「沒有證據。」實事求是的寧煜有著寧相的正直，卻少了他洞悉人心的精明，一根腸子通到底。

「沒證據就去找證據，你一個文狀元還要本官教你怎麼蒐證找出真凶嗎？」

「大人，我只是師爺，不是捕頭衙役，捉人的事不歸我管。」要不是皇上下令他隨行，他管這廝死活，這廝鬧得京城天翻地覆，而後手一拍走人，啥都不管。身為名符其實的國舅爺，皇上的小舅，君無瑕可說是京城霸中之霸，上有太后給他撐腰，又有皇上明裡暗裡的護航，護短的兄姊寵上天，那些個皇親國戚怎麼跟他比，一個個輾壓成泥。

想當然耳，他京中的名聲可沒一聲好，打馬球、玩蹴鞠、上酒樓聽曲，和人在百花宴上玩博戲擲壺……整日縱情玩樂，虛度時光。

他唯一的長處是從不失控，酒喝得再多不見醉意，旁人皆瘋癲唯他獨醒，冷眼旁觀他人的醜態，或賦詩、或作畫，將別人不堪入目的醜樣描述得唯妙唯肖，公諸於世讓眾人嘲笑，自然引起出醜的人的公憤。

「啊！是本官搞錯了，打架的事應該由武官去，歐陽晉，此事交由你負責，別讓本官失望。」他是用手掌櫃。

誰說捉捕犯人是打架，把那人找出來，他保證不把人打死！歐陽晉剛降下去的火又往上冒，他一火大就有人要出事了。

Crescent